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 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休撰

正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靈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 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

如來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 和尚其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生貴子

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穎深目大頤方口長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

將欲荷 如來之菩提鑿生靈之耳目固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

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寺蓋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

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自是經律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源會委滔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杙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者固

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謁文殊於清涼眾聖皆現演大經於太原傾都畢會 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 禁中與

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 詔侍 皇太子於東朝 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卧起 恩禮特隆

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 顧問注納偏厚而 和尚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 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以

闡揚為務繇是 天子益知 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當是時 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潛蔡蕩鄆而

天子端拱無事 詔和尚率緇屬迎 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 秘殿為人請福 親奉香燈既而刑不殘兵不黷赤子無愁聲蒼海無

驚浪蓋參用真宗以毗鄰大政之明効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 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

淨眾者凡一十年講涅槃唯識經論蒙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悉地日持諸十部餘万遍指

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經為報法之恩前後供施數十百万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賈工

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仰端嚴而礼足曰有千數不可殫書而 和尚即眾生以觀 佛離四相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

以誠接議者以為成就常不輕行者唯 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

向右脅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長樂之南原遺命茶毗得舍利三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燼而靈

骨珠圓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卅八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

徒皆為達者於戲 和尚果出家之雄乎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荷先業虔守遺風大懼微猷有時堙

沒而今 閤門使劉公法緣取深道契弥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網高張孰辯孰分 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異宗偏義孰

正孰駁 有大法師為作霜電趣真則滯涉俗則流象狂狻輕鈎檻莫收梃制刀斷尚生瘡痍 有大法師絕念而遊 巨唐啓運

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 寵重恩願顯闡讚導有大法師逢時 感召空門正闡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水月鏡像無心

耆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刻玉冊官邵建和并弟建初書